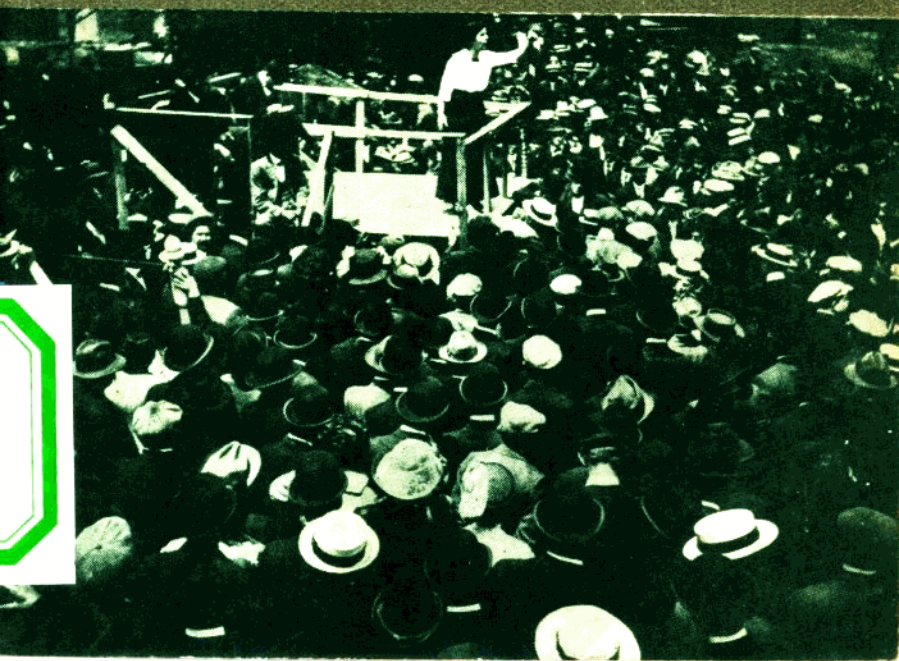


永远不死的人

倍利·斯戴維思 著



關於裘·希爾

裘·希爾，全名約瑟夫·希爾斯特洛姆（Joseph Hillstrom），瑞典人，一九〇一年來到美國，那時他十九歲。起初他在東海岸做過各種散工，在酒館里倒過痰盂，當過鋼琴手。一年後他跟着大批流浪工人西移，尋覓工作。有時幫着割麥子，有時埋管子，有時掘礦，有時在西海岸當碼頭工人。

一九一〇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彼德羅加入了世界產業工會。這個工會成立於一九〇五年，是當時工會運動的左翼。它反對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階級協調政策，採取階級鬥爭的政綱。同時美國勞工聯合會只吸收熟練工人，而世界產業工會的口號是按照產業，把每一個勞動者都組織起來，不論是熟練的或非熟練的；不論是从事於農業勞動的或工礦勞動的；不論是流浪工人或僑民工人。這是世界產業工會的貢獻。它的缺點是它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觀點，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過分強調工會的作用，認為工會是可以過渡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機構。裘·希爾的歌“有力量”就反映了這種錯誤思想。

裘·希尔很早就开始寫歌了。自一九一〇年起，世界產業工会每年刊行一册歌集。这些歌在推進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一一年的一册中就有裘·希尔的“凱西·琼斯”。这是一首嘲笑一个工賊的歌。二年后（一九一三），他的歌选印在这歌集里的計有八首之多。他已成了美國劳动人民最重要的歌手。这些歌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情緒。今天我們还可以到处听到他的歌。

除寫歌外，裘·希尔还積極参加了工会活动。一九一二年南加利福尼亞聖地亞哥發动了为爭取言論自由的斗争。那时世界產業工会會員常常利用街道演說來向羣众宣傳，並組織羣众。这就犯了資產階級的大忌。他們一面通过在他们掌握下的政府机构下令禁止世界產業工会會員在街头演說，一面派流氓進行破坏，用私刑拷打的办法对付他們。但是會員們並未后退，在街头演說的人反而更多了。政府逮捕了他們，他們每个人就要求按照陪審制審判，結果弄得法院束手無策。裘·希尔臉上的伤疤，就是在这一次斗争中遭受惡徒們毒打的結果。

同一年宾漢峡谷發生了五千人的罢工，其中三千人是犹他銅礦公司的工人，但因工人們無組織，遭到慘敗。第二年脫格地方又有一千五百工人罢工，这一次因有世界產業工会鹽湖城分会書記愛德·罗文的領導，得到了勝利。世界產業工会的威望在工人中高漲起來了。但同时資產階級更恨之入骨，对世界產業工会的會員加緊迫害。像裘·希尔这样一个在鹽湖城銅礦公司工人中活动

的人，正是他們迫害的對象。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星期六晚上九時半，鹽湖城一個開雜貨舖的和他的長子被兩個匪徒槍殺了。有一種說法是：長子在被槍殺前，曾向匪徒開槍還擊。當時在場的還有開雜貨舖的幼子，年僅十三歲。他嚇得躲到櫃台後面去了。事後報告警察局的也就是他。這是一件仇殺案，因為財物不曾遭到任何損失，而且被殺害的雜貨舖老板生前幾次對人說過，他當警察時，由於逮捕人，結下了兩個冤家。

在同一个晚上，約摸十一點三刻，裘·希爾去看一個彼此認識的醫師。這個醫師住的地方離出事的一家雜貨舖有五英里多。那時候裘·希爾的襯衫上都是血，而且血還在從傷口流出來，這傷口不像已有二小時之久。他告訴醫師說，他為了一個女人，被人開槍打傷。雙方都有錯誤，所以他不想聲張出來。三天以後警察局逮捕了裘·希爾，而且逮捕的時候，毫無理由用槍打傷了他。他們原想以嫌疑犯拒捕為名，把他殺害了事。

這原是兩件事，而統治階級硬要把它們連結起來，以達到陷害裘·希爾的目的。

開頭幾個月裘·希爾把這事認為完全是他個人的事，拒絕世界產業工會來辦理他的案件，因為他覺得世界產業工會的錢，應該用於組織工人。一直到那年四月他才答應，於是就成立了聲援委員會。在初級法院審判時，裘·希爾因為他的律師辯護不力，想撤換他，但法

庭始終不答应。后来請了科罗拉多名律师希尔頓來辯护。希尔頓是一位刑法的权威，当过法官，並替工人們办理过好几个案件。但为时已迟，初級法院已利用法律構成陷害案。上訴到犹他州最高法院，也遭到了批駁，它維持了初級法院的原判。

这时候抗議的声音已响遍了全國。各國的工人，也表示非常憤怒。澳大利亞三万工人举行了大会，要求立刻釋放裘·希尔，否則就抵制美國貨進口。犹他州州長和赦免委员会从世界各个地方收到了無數的抗議書和电报。但犹他的統治者不把希尔处死是决不甘心的。他們不顧正义的呼声，終於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把他槍決了。

在監牢里的二十二个月中，裘·希尔从未丧失强烈的斗争勇气。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把工人組織起來，爭取合理的生活。他不断寫着歌，从牢里送出去，鼓舞他們。他說他不怕死，只恨不能活着多斗争一天。一直到臨刑前一晚，他完全保持着他的大無畏的精神，他發電报給各个工会組織的負責人，劝他們不要为他悲伤，應該把工人們組織起來。甚至連一家对他最敌視的報館的記者，也不得不讚揚他，不得不說他是充滿了信心和乐观精神的。

他对那个記者說：“我一直睡得很好，而且今天晚上我知道我会睡得比往常更好。”他又說：“我强烈地感覺到 I 遭受到不公正的審判和無理的陷害。我有生以來

一直是正直对人，我可以很誠懇地說我从未做过虧心事。……”

后来他坐下来写了遗嘱，表示他既無遺物，也無親屬，希望把他的遗体燒成灰，讓清風吹到有花的地方，好使凋謝的花朵重新怒放。

那晚上他十时上床，不久即進入平靜的睡鄉。

次日早晨七时四十二分，裘·希尔为了人类的幸福付出了他的生命。遗体在鹽湖城一家殯仪館中停放了三天，館外列隊等候瞻仰遺容的人，从未間断过。接着举行追悼会。因为会场只能容納二百人，好几千人聚集在会场外街道上。当时会场内外响起了一片洪大的声音，唱出了裘·希尔的歌。

刑期前一天，裘·希尔打电报給世界產業工会的領導人海渥德，表示他不願意死在犹他州。所以火葬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出殯的那一天，三万多执紼的男女工人，形成了几里路長的行列，在靜默庄嚴的气氛中，表示了他們的憤怒。

作者倍利·斯戴維思除替各家雜誌撰文外，还寫过小說和其他剧本。一九四八年他得到全國戲劇會議的研究獎金后，就开始編寫“永远不死的人”的工作。他到犹他縣初級法院去查閱關於裘·希尔的案卷，可是这些污穢不堪的案卷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不見了。他廣泛地翻閱了当时的報紙雜誌和小冊子，才將審判情形重新描画

出來。經過了五年的辛勤工作，他寫成了這個劇本和五萬多字的具体歷史材料。材料部分對於裘·希爾案件的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獻，但因篇幅較大，譯本從略。

裘·希爾死后几年中出現了很多追念他的文章和詩歌。可是不久就沉寂了。這些年來，雖然世界上到處有人唱着他的歌，一般對於裘·希爾這個人，已經模糊不清了。最近美國有幾個無恥的作家乘虛而入，竟又來毀謗這個勞動人民的戰士。所以“永遠不死的人”的出現，是非常適時的。它不但歌頌了裘·希爾的忘我的樂觀的鬥爭精神，並且赤裸裸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卑鄙的陷害陰謀。

譯者 1956年6月



裘·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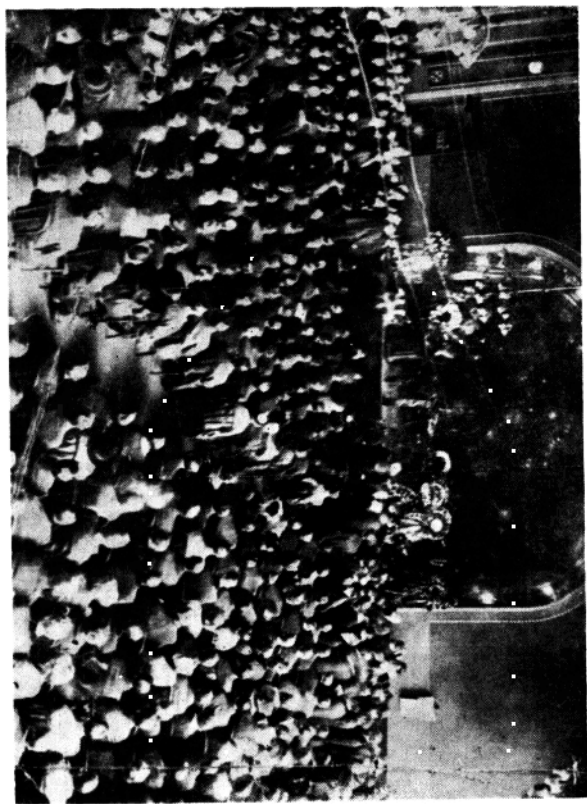


裘·希尔的一家(左第一人为裘·希尔,
抱嬰兒者为裘·希尔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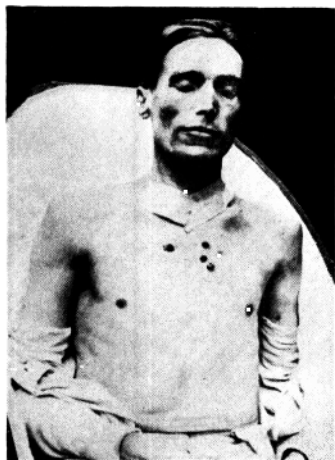
世界产业工会举办的抗議大会

在芝加哥西端举行葬礼的情形





送葬的行列



举行火葬前攝，背部伤口說
明創子手曾使用达姆彈。

演出說明

佈景設計:

佈景應力求簡單。演出的舞台可劃分為幾個表演區。每個表演區可以用散立在舞台各處的高低不同的平台來表示。在某一場中一個平台可以代表街頭的一角；在另一場中，另一個平台可以代表工會會所，再一個平台可以代表監牢，又一個平台又可以代表法庭等等。劇情需要時，在不同的表演區可以同时演出兩場戲，相互襯托，然後當一場戲中一個角色走出原來的表演區，進入另一表演區的一場戲中時，兩場戲就混合起來了。這個劇本採用了這種形式，目的就在求得動作上和時間上能夠沒有中斷。簡單的佈景也可以增進這樣的效果，並使動作與感人的力量更豐富。

燈光:

演出這個戲，燈光很重要。但是，當業余劇團上演時，繁複的燈光設備是不必要的。幾個用得適當的聚光燈，就可收到預期的效果。場面的更換可以用燈光來表示，一個表演區的燈光暗下時，另一表演區的燈光亮起來

了。当舞台上一部分有戲而另一部分沒有戲的时候，灯光可以照亮有戲的部分。除非在最廣闊的舞台上，在演出实际效果上，一个表演区的灯光会溢出它的范围，使其他应是全黑的地段也有一層暗光。演員們必須留意，当他們在有光的表演区把戲演完之后，表演区处在暗光中时，他們的下場应簡單自然，不必躲藏或偷跑。對於这样的下場，導演必須好好計劃，和对其他下場一样。

关于一人飾二角的建議：

許多角色只在前几場出現，后來就沒有戲。因此一个演員往往可以担任两个或三个角色。導演应注意到这一点，對於演員可作有效的經濟的安排。

片断演出：

“永远不死的人”中許多場戲，可以單獨演出，或者作为小戲演出。某几个片断的組合也可以作有效的演出。導演和演員無疑会找到他們自己所喜欢的。不过我建議下列的組合：

1. 罢工一場：第一幕第一場。自裘說“我們站在肥皂箱上为言論自由而作的斗争……”起至第一場末止。

2. 裘和瑪沙一場：第一幕第二場。自开头至瑪沙說“麵包和火腿……”止。

3. 監牢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开头至裘說“剛才是正式會議，已經决定了……”止。

4. 馬歇尔和爱德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爱德說“馬

歇尔先生，謝謝你約定時間讓我來看你……”至馬歇尔說“我們不能在這兒这么耽誤時間了……”止。

5. 募款一場：第一幕第三場。自愛德說“他們不喜歡裘·希尔……”至第一幕結束止。

6. 關於赦免委員會的几場：第二幕第一場。自魏德州長說“希尔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要說的，請你就对赦免委員會說吧。”至裘說“我並沒有抱过更大的希望，可是你們也別太兴头。”为止。（本場的各節可單獨演出或混合演出。）

7. 馬歇尔和赦免委員會一場：第二幕第一場。自馬歇尔說“赦免委員會各位委員，我來到委員會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为的是替裘·希尔申辯。”至本場完止。（馬歇尔的戲詞自“几百年以來……”也可单独白演出。）

8. 裘和愛德一場：第二幕第二場。自开始至裘說“不要为我悲伤。進行組織。”止。

9. 追悼一場：第二幕第二場。自愛德說“今天，在这个时候，在各个國家里……”至本剧結束止。

剧中人（出场先后为序）

裘·希尔

爱德·罗文

汤姆·谢沛

班·温顿

依赛伦·拉比诺维奇

霍法官

警察局长保尔·勃莱克

哈利·麦克瑞

约翰·穆狄

亚当·司蒂尔

吉姆·亨纳西

查理·汤姆生

玛沙·魏勃

亨利·魏勃

希尔达·温顿

迈克·达利

司各脱·麦克勃拉特

马丁·汉德生

地方检察官威塞比

法官米琪尔